

在北京


我们都需要

温暖地

相依为命

跑步穿过中关村

徐则臣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跑步穿过中关村

徐则臣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跑步穿过中关村 / 徐则臣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 8
ISBN 978-7-229-00160-5

I. 跑… II. 徐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21153号

跑步穿过中关村

Paobu Chuanguo Zhongguancun
徐则臣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责任编辑: 周英斌
责任校对: 周英斌
封面设计: 颜 禾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 × 1 194mm 1/32 印张: 7.25 字数: 173千字
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8 000册
ISBN 978-7-229-00160-5
定价: 2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写作十年，中短篇小说划拉起来应该有一堆，只出过一本小说集，《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》。书店里已很难买到，很多朋友问哪里可以买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小说集的市场好像非常惨淡，我不太明白，难道看中短篇小说不是更符合我们这个所谓的快节奏的生活么？难道中短篇小说不是更集中地体现了纯粹的文学精神么？类似的理由也能列出一堆，道理上好像都讲得通，但大家还是更愿意把砖头似的长篇小说往家里搬。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。

这是我的第二个小说集，收入三个中篇，故事都发生在北京。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六年，看到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然后我和其中一部分人成了朋友。六年中，前三年念书，一直在学校里，对“京城米贵居之不易”没啥具体感觉，所有的印象都来自这些漂着的朋友。然后毕业了，一穷二白地迎面撞上了社会，成了和朋友一样漂着的人，他们面临的一切问题我都要原封不动地面临一遍。我不知道

别人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，反正我是相当地忙乱了一阵，主要是焦虑，从衣食住行到身份和心理认同到下一步，该焦虑的焦虑，不该焦虑的也瞎焦虑。一折腾，总算明白那些朋友为什么老要抱怨，为什么在抱怨之后依然顽固地守在这里。

这些朋友，照时髦的说法，很多都是“边缘人”。我至今没有弄清楚“边缘人”的确切概念，但我清楚他们和所谓的“有为青年”不一样，他们没有北京户口，没有正式工作，除了身份证，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，时常也需要躲躲藏藏。他们基本上是金领、白领、蓝领之外没有“领”的那个阶层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，他们是这个社会旁逸斜出的那一部分，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。比如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里卖盗版光碟的敦煌，比如《啊，北京》里办假证的边红旗，比如《西夏》里靠与朋友共同经营一家小书店来生活的王一丁。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，怀抱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，态度诚恳认真。因为做的和主流不同，想的也就无法一样，但他们各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尽管很多人难以用语言系统地表达。往大里说，他们有一个自己的文化，这是区别于主流青年的“亚文化”。

我写他们，也包括我自己，与简单的是非、善恶判断无关。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没有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，那种逐渐被我们忽略乃至遗忘的“野”的东西。面对生活，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太美好的表现，但他们基本上保留了本色，在生命形态上，相对更及物一些。我喜欢有强烈的生命感的东西。和这些朋友在一起，我的酒量有点寒碜，但喜欢看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喜欢他们爽快地大喜、大悲、大声笑骂。而我做不到。我常常觉得抵达那些最基本的品质时总须绕些弯子，直接简明的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迷茫。为其不能，所以欢喜。

也因为他们的相对本色和缺少修饰，其困境也许更能说明问题。不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——他们的欲望、绝望、抗争，他们的愿意和不可能，他们的卑微、放旷、收敛和不自主，他们的深入、相信和不相信，当然，还有他们的理想主义和激情，以及他们与这个时代之间形成的那种隐秘、暧昧的张力。

但是，此“亚文化圈”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一直是被忽略的，往往只在提起“京漂”或者“不安定因素”时才会被想起，想起时多半又要先谴责一通，然后一句“哀民生之多艰”打发了事。在这中间，一个个活生生的“人”被抹掉了。而我就对这一个个“人”感兴趣，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，经常穿过一条条胡同和街道，从这里跑到那里。

这三个小说里，《西夏》是个异类。最初我只是想看看一个人被改变到底需要多久，写完后才发现，情感的力量竟如此之大，在北京我们都强烈地需要温暖地相依为命。它让我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向往美好的人。希望朋友们也能喜欢。

是为序。

2008-1-28，于海淀南路

目 录

001 自序

001 西夏

045 啊，北京

119 跑步穿过中关村

西 夏

—

我缩着脖子打瞌睡，怀里抱着一本书。手机响了，是我的女房东，敞开门问我现在在哪儿。当然是书店了，我说，还能在哪儿。房东说，快点，赶紧的，到派出所去。警察到处找你哪，她说，打我们家好几次电话，我都急死了。她应该是急了，不急她是不会舍得花三毛钱给我打电话的。

“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？”女房东俨然是在跟一个罪犯说话。

我没理她，关了手机。我整天待在这屁股大的屋子里，能犯什么事！可是不犯事警察找我干吗？我还是有点毛，这里面三五十本盗版书还是有的。我看了看书架后面，没有一个顾客。大冷的天，谁还买书！我锁上门，外面已是黄昏，灰黑的夜就要降临，北京开始变得沉重起来。

风也是黑的，直往脖子里灌，这大冷的天，我骑着自行车向派出所跑，一紧张手套也忘了拿。车很多，我从车缝里钻过去，闯了两个红灯。到了派出所浑身冰冷，锁上车子后才发现，身上其实出了不少汗。

派出所里就一个房间亮着灯，一个警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我敲敲门。

“你就是王一丁？”那警察拉开门劈头盖脸就问，唾沫星子都蹦到了我脸上。

“我就是，”我对着屋里充足的暖气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，因为房间里还有一个姑娘，我把第二个喷嚏活生生地憋回去了，“我没犯事啊！”

“那这姑娘是怎么回事？”胖警察指着那姑娘问我，“我都等了你这

个小时了。你看，”他伸出手表让我看，“已经下班一个小时零十二分钟了。赶快领走。”

他让我把那姑娘领走。那姑娘长得挺清秀的，两个膝盖并拢坐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，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。我就听不懂了，她是谁啊我领她走？

“人家来找你的，不知从哪儿来的，叫西夏。”胖警察一只手已经伸进了军大衣的一只袖子，空闲的那只手把桌子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给我看，“你是打哪儿来的？噢，我又忘了，你是个哑巴。”

我看了看那张纸，上面谁用自来水笔写了一行看起来不算太难看的字，有点乱：

王一丁，她就是西夏，你好好待她。

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也就是房东家的号码。

我又看了看那姑娘，高鼻梁，长睫毛，眼睛长得也好看，可我不认识她。

我说：“你是谁？谁让你来找我的？”

胖警察说：“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，她是个哑巴。”

哑巴。我又去看那张纸条，上面的确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她应该就是西夏。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“我也不认识，”胖警察说，他已经穿好了另一只袖子，开始扣大衣最后一个纽扣，“赶快领走，我还要去丈母娘家接儿子，今晚又要挨老婆骂了。”

“警察同志，我真的不认识她。”

“神仙也不是生来就相互认识的，快走，”他把我往外面赶，然后去拉那姑娘起来，“再看看不就认识了？”

“可是我真的不认识！”

“怎么？”胖警察头都歪了，指着墙上的警徽说，“这是派出所！”啪的带上了门。然后发动摩托车，冒一串烟就跑了。

胖警察走了，那姑娘就跟在了我身后。她是冲着我来的，看来我是逃不掉了。我推着车子走在前面，速度很慢，以便她能跟得上。她把手插在口袋里，我转身的时候她在看我。如果她不是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，在大街上遇到了我会多看她几眼的。真的不错，走路的样子都好看。我把速度继续放慢，跟她走了平行。

“你叫西夏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西夏。我想起了遥远的历史里那个偏僻的名字。一个骑在马上的人和一大群人，会梳很多毫无必要的小辫子。太远了，想不起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这姑娘竟然叫了这么一个怪名字。

“西夏。”我说。

她又点点头。

我还想再问问她点什么，肚子叫了。往常的这时候我早该吃晚饭了。于是我又问她：

“饿了吧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回去做饭有点迟了，我带着西夏到马兰拉面馆吃了两碗牛肉拉面。热气腾腾的两碗面下去了，汤汤水水的，让我觉得在这个冬天的夜晚重新活了过来。海淀桥上的红灯亮了，桥上车来车往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

我住在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里，从硅谷往北走，到了北大西门时进蔚秀园，穿过整个蔚秀园，再过从颐和园里流出来的万泉河，就是承泽园。

我租的是平房，有点破，不过一个人住还是不错的。之所以找了这间平房，是因为它门前有棵老柳树，很粗，老得有年头了，肚子里都空了，常常有小孩捉迷藏时躲进去，一个大人站得进去。我就是喜欢这棵柳树才决定租这房子的。小时候，我家门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柳树。我喜欢柳树，春天来了，枝条就大大咧咧地垂到了地上。蔚秀园里行人很少，一路清冷，她是个哑巴，我也懒得说话了。一大早爬起来去图书大厦进书，然后运回来，整理，上架，忙忙叨叨的一天。幸亏天气冷，一直清醒着，现在牛肉面下了肚，身子暖起来，瞌睡也跟着来了。

我把自行车放好，就去敲女房东的门。我想让西夏先和她住上一个晚上，什么事都等到天亮了再说。女房东从门后面伸出个头来，看了看西夏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：

“这姑娘是？你真的犯事了？这可怎么得了！”

“犯什么事！”我说，“帮个忙，让她跟你挤一夜。我屋小，她又是个女的。”

“她是谁？”女房东脖子伸得更长了。

“她叫西夏，不喜欢说话。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

女房东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对我暧昧地笑了。四十来岁的女人，多少有点神经过敏。为了让她同意收留西夏，我好说歹说，最后终于承认她是我女朋友。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，我从来没有带女孩来过这间小屋。没有女孩可带。女房东说，照直说不就结了，你看把这姑娘晾在外面，都冻坏了，快进来快进来。真是的，对阿姨也不说实话。

二

第二天早上，西夏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。昨夜也没想什么心事就睡了，结结实实的一觉。我看看手表，才早上七点。天还没有亮开。我躺在被窝里磨蹭了几分钟，实在觉得莫名其妙，天上掉下了个大活人。起码我应该知道她的前因后果，为什么要来投奔我。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她不说。昨天晚上我在路上和拉面馆里都问了，问她哪里人，谁让她来找我的，找我干什么，她要么摇头，要么愣愣地看着我，或者是做着我看懂的手势。总之我是什么也没问出来，也许她多少表达了一点，但是我还是一点都没弄明白。我从没和哑巴打过交道。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问下去。

西夏梳洗过后人更清秀了，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新鲜了。她冲我笑笑，进了我的房间，很自然，好像她和这陌生的屋子也有不小的关系。我还站在门前发愣，用披在身上的羽绒服把自己裹紧，早上空气清冷。整个园子都很安静，哪个地方有几声鸟叫，一听就是关在笼子里的那种鸟。

女房东从门后伸出头来，招呼我到他们家去。他们家的暖气比我屋里的好多了。“她不是个哑巴吗？”女房东说，表情严肃，声音很重，显然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。说过以后可能又觉得话有点重了，立刻换了一脸来路不明的微笑，“不过人倒是不错。不管怎么样，有总比没有好。”

她的意思我明白。我笑笑，说：“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不认识她。”

“不认识就带回来了！你真行，我儿子要有你这手段就好了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完全就是陌生人。真的。”

“我不信，陌生人人家就这么跟你回来了？”

“不知道谁在哪里找到我的名字和你家的电话号码，就让她找来了。她是谁，要干什么，我都不清楚，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问出个头绪呢。我也在纳闷。”

“那，这样的人你怎么敢带回来？”女房东的脸立马长了一大截，“她会不会是装哑巴？这年头什么人没有！”

这我倒没想到，经她一说我觉得问题是有那么一点严重。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就带了回来？我从女房东家里出来，都有点心事重重了。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，从水池边回来，发现西夏已经开始做早饭了。看到我在发愣，就笑笑，指指旁边的半把挂面，又指指正冒热气的铁锅，她告诉我我们的早饭是面条。她像是这个小屋的主人，对我的厨房驾轻就熟。这让我倒不好开口了。我在沙发上坐下，点上一根烟，只吸了几口，就让它慢慢燃着，我就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不可思议呢。

那根烟烧了一半，面条做好了。这个名叫西夏的姑娘把面条端到了小饭桌上，我的那碗里还有两个荷包蛋。然后，她摆上了我在超市买的小咸菜和辣酱。她把筷子递给我，低下头开始吃自己的那一碗，没有荷包蛋。我捏着筷子看她吃，梳成马尾巴的头发在我面前一颠一颠的。我夹了一个荷包蛋给她，她对我摇摇头，又还给了我。继续低头吃面条，吃得很细，一根一根地吸进嘴里。

我说：“你到底是不是哑巴？”

她抬起头看我，对我的问题好像很惊讶，但是她却对我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哑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她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神情悲凄，手里的筷子也跟着瞎摇晃起来。

“你是说，你过去不是哑巴，但是现在是了？”

她用力地点头，示意我快吃，面条快凉了。

我挑了一筷子面条，又问她，为什么现在不能说话了？她还是摇头，头低下来，似乎我再问下去她就要哭了。她也不知道。我还想再问下去，看到她吃得更慢了，就打住了。我想算了，不管她是什么人，总得让她吃完这顿饭。我们都不再出声，她给我夹菜我也不出声。夹菜的时候她不看我，动作很家常，像妻子夹给丈夫，像妹妹夹给哥哥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

吃完饭，她开始收拾去洗刷。我又点了一根烟，看着烟头上烟雾回旋缭绕。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怪事。我看看表，离书店开门还有一个小时，我想提前去上班。

穿好衣服，我对着厨房说：“我去上班了，你离开的时候把我房门带上就行了。”然后我就走了，我想她懂我的意思。为了把时间磨蹭过去，我决定步行去书店。那个小书店是我和一个朋友合伙搞的，不好也不坏，北京这地方的生活基本上还能对付过去。这几天轮到我来打理。一般都是早出晚归，中午一顿随便在哪个小饭店里买份盒饭就打发了。刚出了承泽园，在万泉河边上遇到了买早点的女房东。

“那姑娘呢？走了？”她问我。

“没有，还在洗碗。”

“那你问明白了？”

“没有，她不会说话。我也不想问了，也不好意思赶她走，拐了一个弯，让她离开的时候把房门带上。”

“你犯糊涂了是不是？你知道她是什么人？哪有把门留给一个陌生人的！”

“就一间小屋，又搬不走。我没什么值钱东西。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，”女房东大概觉得很气愤，甩了一下手里的油条就走了，“出了事别说阿姨没提醒你！”

能出什么事？我和穷光蛋差不了多少，小偷来了我也不担心。但那是她家的房子。我磨磨蹭蹭地走，万泉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，我想北大未名湖里的冰应该会更厚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学生上面溜冰，我也冒充年轻人去玩过几次。穿过蔚秀园，在北大西门那儿停了一下，看了看硬邦邦站着的门卫，又放弃了去北大校园里转一圈的念头。

这一天同样乏善可陈。和过去的无数天一样：开门，简单地收拾一下，卖书，记账，端到手里就冷掉了的盒饭，还是卖书，偶尔的一阵小瞌睡，坐着的时候若不瞌睡就找一本有意思的书翻翻。我喜欢看书，什么书都看，都瞎看。因为看这个书店，日积月累竟也翻了不少的书，又加上要掌握出版界和图书销售行情，肚子里稀里糊涂也算有了点墨水。这是别人说的，我朋友，还有那些买书的人，比如北大、清华的一些学生，我隔三差五还能和他们侃上几句。这么一来，搞得我多少有点自我感觉良好，就更加热爱看书了。我也不知道我看书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大概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点可以和别人对话的虚荣感吧。不知道，反正是爱看了，有事没事就摸出一本书来，看得还像模像样。

先亮一盏灯，再亮第二盏，三盏灯全亮起来，天就快傍晚了，我该关门回家了。

那天傍晚回家也回得我心事重重。总觉得心里有点事，大概是看书看的，那本让人不高兴的书看了半截子，心里总还惦记着。也可能是平常都骑自行车，跑得快，今天突然改步行了，一路东张西望，满眼都是冷冰冰的傍晚、行人和车，看得让我都有点忧世伤生了。花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走到家，看到了温暖的老柳树的同时，也看到了温暖的灯光从我

的小屋里散出来。我终于明白那个心事，那个叫西夏的女孩。门关着，我站在门前，听到了里面细微的小呼噜声。她竟然还没走。我推门进去，她就醒了。她蜷缩在沙发上像只猫，揉揉眼站起来，打了一个寒战。她对我笑笑，让我坐下，她去热一下饭菜。她把晚饭做好了，两菜一汤在饭桌上。既然没走，也只好这样了，我坐下来，点上烟，等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。

饭桌上我几次想问，为什么没有离开，犹豫了几次还是算了。她的晚饭似乎吃得很开心，饭菜的味道也不错。她的日常化的夹菜终于让我有点尴尬了，我意识到这是晚上，我们是一对陌生的男女。这种顾忌让我不习惯，我觉得我得让她走了。

更尴尬的还在后面。

吃过饭西夏洗碗，我去敲房东的门，想让她再收留西夏一个晚上。敲了半天，门才开，女房东打着哈欠让我进去。

“那姑娘怎么还不走？”她问我，两只手还在忙着手里的毛线活，眼睛盯着电视。

“我就是为这事来的，阿姨，”我说话也变得不畅快了，“我想请你再让她在你这儿住一晚，明天我就让她走。”

“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家老陈今晚有可能回来，这就不好办了。”

“陈叔不是出差了吗？”

“是啊，出差也不能不回家呀。他在电话里说了，就这两天，可能今夜就能赶到家。你看，总不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吧。”

“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张空床么？小军的。”

“那床好长时间没人睡了，再说，小军特烦陌生人进他的房间。”